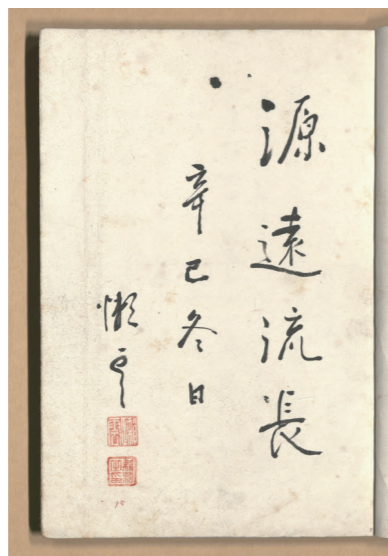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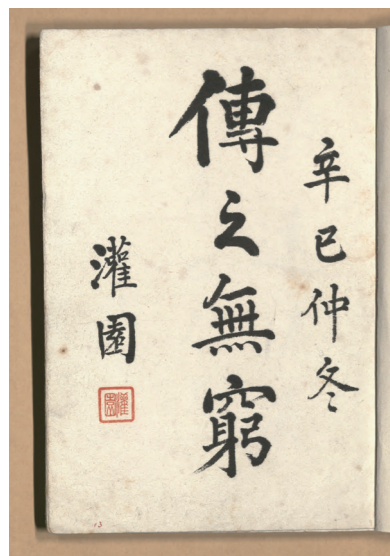


「傳之無窮」： 蔡秋桐的文學遺產

To Be Inherited:
Tsai Chiu-Tung's Literary Heritage

文·圖 | 陳淑容



1941年冬天，來自臺南州北港郡元長庄五塊寮農村的保正作家蔡秋桐在楊達帶領下，來到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為其編製的「惠遠族譜」向灌園先生（林獻堂號）求字。林獻堂在那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楊貴引蔡秋桐六時半來，請題其族譜，遂寫『傳之無窮』四字與之，晚餐後乃去。」日治末期，即使交通條件改善，但是從元長庄到霧峰庄仍然是一段不遠的距離，其間更需要多次轉換交通工具。是什麼樣的契機，讓蔡秋桐不遠千里，堅持前往呢？

1 | 2

- 1 林獻堂為蔡秋桐編製之惠遠族譜題字「傳之無窮」，《蔡秋桐影像集》，頁128-129。
- 2 賴和為蔡秋桐編製之惠遠族譜題字「源遠流長」，《蔡秋桐影像集》，頁129。

「傳之無窮」：族譜之外

蔡秋桐在1940年秋天重修族譜，針對家族年譜、先人事蹟與地方掌故做了詳盡考究與生動記錄。同時收錄在族譜中的還有懶雲（賴和筆名）題署的「源遠流長」。族譜中的「傳之無窮」、「源遠流長」，不但展現蔡秋桐對於宗族傳統的重視，也反映林獻堂、賴和、蔡秋桐對於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與文化運動的想像及實踐。

1921年1月，林獻堂、蔣渭水等社會菁英帶領新民會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希望藉由向日本帝國議會要求設立臺灣議會，以民選議會箝制總督府權力。同年10月17日，林、蔣再組織發起臺灣文化協會，訴求以文化啟蒙大眾。1923年底，總督府以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及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成員違反治安警察法為名，展開全島大檢舉，蔣渭水、賴和等近三十人被拘押至臺北刑務所，史稱「治警事件」。

同一時期，以臺灣人資本經營的近代報刊《臺灣青年》（1920-1922）、《臺灣》（1922-24）、《臺灣民報》（1923-1930）相繼出刊，為臺灣民族運動提供言論空間，後來更成為臺灣新文學創作的發表園地，賴和的多數作品即刊登於此。報刊媒介壓縮了城市與鄉村的空間距離，偏鄉保正蔡秋桐則藉由閱讀開啟視野，得以零時差地與彰化的賴和、臺中的林獻堂或臺北的蔣渭水共同想像島民命運並進行實踐。

蔡秋桐（1900-1984），出生於今雲林縣元長鄉五塊村，為地主蔡越與蔡黃氏枝的長男，幼少時曾經入修德軒書房學習漢文多年，1915年入學北港公學校元長分校，1921年自元長公學校畢業後即擔任保正及

區總代。1920年總督府在臺全面實施街庄制後，保正及區總代是維繫地方運作的重要機制。其中，保甲制度隸屬警察系統，由保正執行巡更、修路、調解糾紛、聯絡派出所等工作；而區總代則輔佐街庄役長文書分發。

蔡秋桐自元長公學校畢業，初次進入地方基層行政／警政體系的1921年，正是上述臺灣政治、社會、文化與文學運動風起雲湧的關鍵時刻。《蔡秋桐影像集》（頁44）收錄的最新資料顯示，早在1923年9月，他即與友朋籌組成立「醒民社」，訓練話劇演員，演話劇以娛村民。1924年6月21日，他與第五回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團同志於東京車站前合影。1926年，參與臺灣文化協會北港第二回文化講演。這些話劇活動、請願運動、文化講演行動，毫無疑問受到了臺灣議會設置請願團與臺灣文化協會的影響，而林獻堂與賴和正是其中的靈魂人物。兩人在1941年送給蔡秋桐的「傳之無窮」與「源遠流長」題字，因機緣而展現了族譜之外的政治與文化意義。

「保正伯足跡之所在」

除了參與臺灣政治與文化運動留下的全臺腳蹤，蔡秋桐更多次帶領村民赴外地進行觀光旅行。他曾在1930年率採收班員登劍潭及臺北神社；1931年組「婦女南部觀光團」，慰勞婦女採收班員遊覽臺南市區、高雄市區，他對此行留下了：「登壽山看高雄港大船、大開眼界」的註記。1935年，蔡秋桐並率隊遊覽臺北市街及登竹仔湖，以慰勞保甲役員。他曾以「保正伯足跡之所在」記錄了旅行的片段。這些村庄集體旅行活動，除了展現個人的休閒喜好及品味，也為近代觀光旅行的發展演變留下見證。

保正伯蔡秋桐的不凡之處更在於他還是文學家。他以「元寮」、「匡人也」、「秋洞」、「秋童」、「愁洞」、「愁童」、「蔡落葉」為筆名，意在隱藏真實身分以躲避殖民檢閱制度的惡法。這些以筆名見世的漢文小說、詩歌，從1930年起陸續刊登在《新高新報》、《臺灣新民報》、《曉鐘》、《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臺灣民間文學集》等刊誌。

除了寫作，蔡秋桐也有豐富的文學活動。他在1931年與虎尾、北港一帶文學同好創辦「曉鐘社」，發行雜誌《曉鐘》，以文藝為偏鄉帶入新思潮。1934年5月6日，赴臺中參與全島文化人集結的臺灣文藝大會，之後更擔任臺灣文藝聯盟南部執行委員。1935年，他還出席臺灣文藝聯盟嘉義支部主辦的座談會，於林文樹宅和陳澄波、楊逵等人留下珍貴合影。這段時



蔡秋桐擔任雲林縣元長鄉首任鄉長照片，現仍掛於元長鄉公所。(顏歸真／攝影)

間，臺灣文藝聯盟成員楊逵因理念不符脫離該會，另創「臺灣新文學社」，之後蔡秋桐也隨著楊逵的動向，將大量的稿件投到雜誌《臺灣新文學》。

1930年代中後期，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幾乎全滅，緊接著「皇民化運動」席捲全臺，作為一個鄉下保正，蔡秋桐不可避免地參與了皇民奉公會的相關運作。隨著漢文新文學活動遭到壓抑，蔡秋桐改以參與傳統詩社、寫作漢詩，並投注大量心力在族譜編纂。這些文筆工作想必替為政治所困的蔡秋桐取得喘息空間，也促成了他前往中臺灣求字的翰墨因緣。

1945年，日本戰敗後，在地方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蔡秋桐陸續擔任元長鄉首任鄉長、五塊寮村長及臺南縣參議員。1948年，他在短文〈春日豬三郎搖身三變〉

中嘲諷「鄉下保正」、「春日豬三郎」的隨波逐流：說他歷經「文化的」革命志士的演講熱潮；於皇民化運動時期成為「皇民」；又在日皇降伏詔書後開始學習「國語」，迎接國民政府與陳儀的到來。文末，則是「他現在有點茫然，似乎跟不上去，但誰敢保他不再來一變」。變與不變，透露政權轉換下的無可奈何。

蔡秋桐的擔憂並非無的放矢。1952年，他因涉入「臺灣省工委會雲林地區組織陳明新等叛亂案」，被以「明知為匪諜而不告密、檢舉」之罪名判處有期徒刑3年、褫奪公權3年，於1954年獲得假釋出獄。這是蔡秋桐生命中極少數長時間離開故鄉五塊寮的歲月，他在軍人監獄所做獄中詩〈中秋〉有云：「爽約桑里會，對燈獨想思。門前雲與雨，倖倖未團圓。」寫下懷鄉又懷人的寂寞心情。呈現作為村里、宗族與家庭家長柔軟又堅毅的一面。

蔡秋桐的文學遺產

他長期擔任五塊寮保正與區總代，又兼任大日本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工廠地方委員、元長信用組合評定委員、嘉南大圳組合會議員、五塊寮畜產組合長等職，蔡秋桐對於農村五塊寮及元長周遭的環境、生計、社會與文化生活有充分掌握。他以其保正之眼，記錄了地方、社會與人群的變動軌跡。這些紮根泥土的「地方知識」，為其創作提供獨一無二的素材，散發出熠熠光芒。

他的寫作主題明確，內容深刻而動人，記錄了百年前的農村人物及其遭遇。比如小說〈放屎百姓〉(1931) 批判嘉南大圳對於農民的掠奪；〈新興的



- 3 國立臺灣文學館舉辦《蔡秋桐詩文集》、《蔡秋桐影像集》雙書發表會，蔡秋桐公子蔡甫五致詞，2023年1月17日。
- 4 雲林縣政府舉辦《蔡秋桐詩文集》、《蔡秋桐影像集》雙書發表會，由信義國小同學演讀蔡秋桐詩歌，2023年2月21日。

5 | 6

- 5 五塊社區推動「保正作家」蔡秋桐文學劇場，社區老人在故居前搬演蔡秋桐小說《媒婆》。
- 6 五塊社區推動「保正作家」蔡秋桐文學劇場之文宣，由蔡文彬理事長飾村民。

陳淑容

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博士級專案研究人員。目前於敏實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擔任專案助理教授，為《蔡秋桐詩文集》、《蔡秋桐影像集》之主編。



總結而言，保正作家蔡秋桐文學兼具時空意義，除了為百年來臺灣農村及雲林地方的文化、社會與政治的變動軌跡留下見證，更是重要的母語文學先驅。元長鄉五塊村民也以蔡秋桐為中心，舉辦相關活動、活化並再造地方空間。比如結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立臺灣文學館、雲林縣政府等政府單位，將其故居打造為五塊社區文學場域、在信義國小設置蔡秋桐文學館，更以蔡秋桐為名舉辦本土語言詩詞朗誦（吟唱）競賽。近來，五塊村民還將其詩歌及小說轉譯成為行動戲劇，老少村民齊參與，傳之無窮源遠流長。蔡秋桐的文學遺產持續轉化深耕，成為母語文學與再造農村社區的最大亮點。



悲哀》(1931) 是一則農地遭炒作的敘事；〈興兒〉(1935) 側寫日臺通婚的社會文化衝突。〈奪錦標〉(1931) 與〈理想鄉〉(1935) 嘲諷了「錦標」、「理想」背後的殖民主義剝削，另外並有〈媒婆〉(1935) 與〈王爺豬〉(1936) 演繹地方的儀式、祭典等民俗。

這些從農村五塊寮出發的蔡秋桐文學，以看似虛構的人物和場景逆寫真實，既荒謬又魔幻。他更致力蒐集民間文化，以俗諺、歌謠、歌譜等方式留下農村之聲。這些民間傳唱的台語聲音構成蔡秋桐文學最具魅力的一面，成為臺灣母語文學的珍貴記錄。

白色恐怖時期，蔡秋桐因為政治冤案入獄。出獄後的 he 與政治保持距離，卻不忘持續推動地方文教。1958 年，蔡秋桐號召村民出資捐地籌設村內學校信義國校，他不但在校舍未興建完成前提供惠遠族祠堂充作臨時教室，更為校歌作詞。1961 年，

他在四健會及惠遠族補助經費贊助下，成立西樂隊「娛快音樂團」，希望持續社會文化，帶動青年正當娛樂。從日治時期推動農村啟蒙，到戰後興學、投注社區工作，可說是他終其一生未變的志業。那麼，1984 年辭世前的蔡秋桐，是否仍有未竟之夢？2018 年 8 月，筆者因為參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委託中央研究院進行的臺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有幸進入蔡秋桐的書房，探見保存完善的《臺灣民間文學集》(1936) 與《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1979) 等藏書。這些收錄蔡秋桐文本的集子被整理並放，正意味著他仍有出書願望。我們也在他遺留下來的殘稿中，看到「白沙墩史」（白沙墩，元長舊地名）的手寫綱要。整理作品集的遺願，有幸在國立臺灣文學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雲林縣政府三方協力下，於 2022 年底以《蔡秋桐詩文集》、《蔡秋桐影像集》二冊面世，蔡秋桐文學得以更廣為人知。另一方面，他所念茲在茲的元長鄉史誌，目前也在地方政府規劃下，展開相關作業。